

酒瓶子

□ 邱春庄

“放心吧，这次咱一定能再赚把。”傍晚时分，李四快活地望着天空，此时他的头顶上正罩着从东方飘来的一团紫云。离马年春节也不远了，内心的得意与满足毫不掩饰地荡漾在李四脸上，他满心欢喜地和妻子挂了电话，开着机动三轮向镇政府接待中心后院驶去。

镇政府接待中心其实只是机关食堂，改成这个好听的名字已有好些年了，李四干这一行也有些时日了。李四频繁进出这里，特别是节假日，大大小小的官员，数一数二的车辆没少光顾这里。只要人流不绝车流不断，李四定会大大受益。

早些年，李四进城后，在城乡结合部租了一个大院收破烂，慢慢有了发展，镇政府的接待中心就成了李四的定点客户了。收购酒瓶子远比收废品来钱容易，三轮车就是用镇政府接待中心的酒瓶子换来的。什么五粮液、西凤、汾酒等等这些值钱的酒瓶子，成了李四致富的一条捷径。

在李四的废品收购站，一边是成堆的破烂，一到夏天蚊蝇滋生，臭气熏得人快喘不过气了，就算捡起垃圾堆里空气清新剂瓶子的残留液喷上几遍，也盖不住。另一边则是从镇政府收来的有分量的酒瓶子，跟小山似的。李四一看到这心里就甭提有多滋润了。靠着这些酒瓶子，不仅能养活一家人，还能从中多赚些。虽然两个孩子上初中不用交学费，可是择校费一个都不能少，更不用说考高中、上大学了。这些钱都从这酒瓶子出，不仅够了还有结余。

已经是冬天了，刚泼在地上的水不一会儿就结了一层薄冰。出租房里如果不生炉子，冻得人出不开身。生蜂窝炉吧，毕竟存在安全隐患，一氧化碳中毒，李四他不是不知道。为了孩子，李四把收购来的两个“小太阳”进行了修理，其实就是线路断了，很简单的。这城里人就是大方，便宜卖给了李四。

天色将晚，也只有趁着夜色朦胧，才能让李四脏兮兮的机动车驶进了镇政府接待中心后院。接待中心负责人难为情地对李四说，这一阵子，上来的人少了，车也不多。大多是办完公事就走人，很少留下吃饭的。当然有分量的酒瓶子就更少了。“你看，就这一小麻袋。”负责人指着地上装酒瓶子的麻袋对李四说。李四听吧，浑身流淌的热血瞬间被这一小麻袋没有分量冰凉的酒瓶子给击倒了。这……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此时接待中心办公室里的一台电视机正播放着新闻：“……四风问题解决好了，党内其他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有了更好条件。”

李四豁然开朗了，虽然有些空落和沮丧，可是大道理李四还是明白的。堵住了酒瓶子这条财路，今后怎么办？驾驶着没有收获的机动车，李四心里还是毛毛的，不是为酒瓶子，而是寻思着下一步该如何走。

既然世界为李四堵上了收酒瓶子这一扇窗子，那么另一扇窗子就要李四靠头脑和知识来撞开，李四忽然记起，前几天他在废品堆翻出几本关于家电维修方面的书籍，哦！对了。李四想到了家电维修，家电回收……咱何不也来个与时俱进。

心儿明了，路子宽了，心情畅了，李四驾着三轮迎着飕飕的风，觉得这空气也变得温暖了。



腊月话腊八

□ 张伟

今天，偶尔提及，才回想起，元旦过后就快到了农历的腊月初八。俗话说：“腊七腊八，冻死叫花”“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”。腊月初八前后，大概是冬季里比较冷的一个阶段了。“城里不知季节变换”，近两天，感觉早晨出门时，地上的霜比往常要厚一些，只当是天气有些雾和霾的缘故，没有去想节气的变化，也没有去想已经进入腊月了，离春节的距离越来越近了。

小时候对腊八的记忆，也没有多少冷暖差别的感觉，印象最深的，是每到腊八这天，总是被那阵香甜的腊八粥的气味给早早地“叫”醒。

小时候喝过的腊八粥

没有现在的这么讲究，每年的腊八粥“配料”也不固定，但那总是母亲的杰作。或许母亲在好多天前就开始准备，因为平时总没有见过的东西总会在腊八粥中出现，红豆、绿豆、黄豆、高粱米、玉米馇子、红枣、花生、扁豆粒、红薯片……家徒四壁的房间中，几个空空的缸罐罐中从来没有被我们几个小馋猫发现过，却忽然之间就在这天出现，而且是用那种诱人的香甜把我们从梦中叫醒，把我们引出被窝。

腊八这天，母亲比往常起得更早，淘米、生火，用精挑细选的柴火慢慢地熬。直到熬得满屋都是香气，才一个一个地叫我们起床、穿衣、洗漱。一碗粘粘糊糊香香甜甜的腊八粥，总是会喝出满头大汗，那股粘糊劲、那股香甜味，直到现在仍然牵挂着脑海，沁润着心间……

从上了中学以后，就再也没有机会在家里喝母亲熬的腊八粥了。成家后，自己也尝试着煮过，现在，市场的早点摊上任何一天也都能够买到现成的腊八粥，却全然找不出那种曾经有过的味道和感觉。今年，甚至连腊八都给忘记了……

老娘发现我嘴角长了个痦子是在两年前，认为是脸没有洗净，用毛巾使劲地擦了几下，直到我告诉她那是痦子，才停了手。

中午的时候，她拿着缝衣针，看到站在窗前的我，眯着眼仔细看了看我的脸：“沈二成天那么爱俊，怎么嘴角长了个大痦子啊？来！我给你挑破！”说着举着针就逼了过来。看着她老眼昏花的样子，吓得我连喊“救命”！她拿着针不顾我

惊声尖叫，依然在我的脸前晃来晃去。老娘啊，两年前我都告诉你那是痦子了，您怎么就忘了呢？

其实，她记起我的时候好像并不是很多。

上小学的时候，我经常在放学后跟别的同学回家，她从不找我，第二天回家后也不问我去了哪里。上初一那年，我在星期天的早上醒来，阳光暖暖地照耀着大地，小鸟欢快地在枝头上唱歌，好不容易盼个星期天，睡个美美的觉，心里也觉得美美的。但当我把目光投向饭桌的时候，觉得自己的心碎了一地，饭桌上一片狼藉，菜盘里空空如也，掉落在桌子上的几根土豆丝，说明菜盘曾经盛过这种东西。显然没有人记起我还没吃饭。当时是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斗胆抓起桌子上的筷子摔倒在地上。后果是被臭揍了一顿，就像美国对付世界上的其他弱小国家一样：不服气，修理你！

我结婚之后，她大部分时间在我家度过；父亲去世后，就完全在我家过了。但是我依然没有过多地引起她的关注。

因为她在我家，她的孙子、孙女、孙媳妇、重孙子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。经常是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，如果晚了一会，就会有这样的一幕，一大家人围着

桌子正热热闹闹地吃饭，见我进来，对我说：“就剩咸菜了，凑合着吃吧。”于是坐下来面对着一桌子的狼藉，就着一碗开水，吃两个煎饼，上班的时候，为了犒劳自己，拿了一个苹果揣在兜里，带到单位。老娘有老娘的理由，觉得我偶尔在外的饭局，“吃了好的”，在家里少吃点也没什么损失。所以早上吃面条的时候，别人碗里一人一个荷包蛋，我的碗里却只有煮过荷包蛋的淡淡的腥味。

一个了解我家里情况的朋友，有好吃的东西从不送给我，而是两口子把我叫到他们家里吃，怕送给了我，回家我就吃不到了。

老娘有时候也会给我打电话：“回家吃饭吧，做了一锅的菜豆腐，人家都不喜欢吃！”我只有奉命回家完成任务了。

有时候，顾影自怜，我对老娘对我的忽略感到愤愤不平。终于有一天，老娘认为存折上根补的钱，我没有及时给她取出来，会变少，将存折狠狠地摔在我的面前。而后开始清算我的一系列“罪恶”！我成了万恶的黄世仁，她就是那个悲惨的杨白劳。情绪就在一刹那爆发，我站在屋子中间，嚎啕大哭，一边哭一边对她说：“以后你的事我不管了，我就把今天你说的话告诉我姐和我哥，让他们评理，上面有两个大的，凭什么什么事都找我啊？”她梗着脖子：“你就不能给他俩说，你要说了，你就是坏种，故意挑拨我和他俩的关系！你就是说了，我也不承认！”我不理她，自己跑回卧室继续大哭。

半夜的时候，她推开我卧室的门，看了一眼床上的我，无声地走开了。早上起来临出门的时候，她一边换鞋，一边嘟囔：“以后有事不让我找你，不找你找谁？就得找你！”起身摔门，扬长而去！丢下我一个人在屋内独自凌乱。

其实有时候想想，活得太自我，就会在意别人对自己的感觉，哪怕是以自己的亲人，依然在意自己在他心中的位置。很多年了，上学、找工作、成家、生子，一步一个脚印，生命中竟也有自己独特的精彩。过去的一切，都成了故事，有得记忆清晰，有得已了无痕迹，就像自己嘴角的痦子，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，其实我也不知道。

桥下。

俺说(fuo)你别(bai)催(qui)了，俺马上马，马上马就(dou)和你牛郎织(zhi)女相会了。

(未完待续)

枣庄话

本人发现枣庄话的一大特点是：声母z、c、s与韵母u（或以u开头韵母）、ong相拼，声母对应变成j、q、x；声母zh、ch、sh与韵母u（或以u开头的韵母）、ong相拼，声母对应变成v（唇齿音）、△（唇齿爆破音），因没有字母表示，暂用“△”表示）、f。

山东快书(周春庄话演)

约会

□ 丹柯

俺家住(vu)枣庄(yuang)，虚岁(xui)二十八，说(fuo)个媳妇名叫宋(xiong)春(△un)花。

今门晚黑俺俩去(qi)约会，地点就(dou)在矿务局北边(bai)的转(vuan)

三十万啊！”

“我这个办公室副主任也就是个打杂的。在我们小县城，一年能挣三四万算是高收入了。”

莫放的表情很夸张：“我操，你们那儿的人追求也太低啦，就这还高收入？那低收入怎么活的？这点钱还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？”

满小山沉默片刻，无力地辩解道：“人生的价值不能只用金钱来衡量吧！”

“哈哈，你做办公室副主任做傻了吧，都什么时代了，怎么还是一副政工干部腔调呀！兄弟，仅凭这句话我敢断定，你成不了银行家！”

“我没想过要成为银行家，我并不喜欢这份工作，以前没有办法选择，现在更没有！”

“不喜欢就不要做啦，勉强就是强奸。”莫放扔下这句话朝车厢的一端走去。

满小山哑然了，十几年前的那一幕电光石火般倏地划过心头。

(01)

程小程最新力作《雪花开》本报独家首发
精彩故事将陪伴您的整个2014

长篇小说连载

雪花开

第一章 理想在路上

身旁有人在大声打电话，一口的京腔：“什么？你有急事先回北京？你大爷的，早说呀，早说你不去上海我他妈坐飞机了！”

满小山微微侧身去看那人，那人也拖着行李箱，肩上背着个电脑包，头上戴着一顶棒球帽，墨镜藏住了他的眼神，只有满脸的不快看得很清楚。那人挂了电话，见小山看自己，直截了当地问：“多一张去上海的火车票，要吗？”

“我去磊山，”满小山迟疑了一下道：“给我吧，多少钱？”

“磊山是哪里？算了，就按你去的地方票价给我就行。检票了，先上火车，完了再说。”

满小山拉着行李箱尾随他上了火车。那人进了软卧车厢，找到铺位，说：“是这儿。”

满小山放下行李，马上掏出钱包。那人脱了帽子，摘了眼镜，坐在床上，很舒服地倚住床头，漫不经心地问：“你去哪里？”

“磊山，你可能没听说过，鲁南的一个小县城。”满小山说。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软卧一百二。”满小山掏出一百五十块钱。

“我操，这么近，我还以为是在上海边上呢！”那人把车票丢到桌上说：“算了，交个朋友吧，我叫莫不放。”

满小山把钱放在桌上说：“我叫满小山，在磊山信用社工作，欢迎你去磊山做客。”

“信用社是个什么单位？”

“金融单位，你们北京的农商

银行前身就是信用社。

“哦，你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，”莫不放坐直了，找出名片递给满小山说，“我是做影视的，在为一部电视剧选外景。”

满小山见那名片上印了很多头衔和很多莫不放参与过的影视作品，顿生羡慕，同时又不免伤感。他喃喃地说：“我的梦想就是做一个导演，可是命运弄人，却要天天做一些无聊的事情！”

“天天数钱玩多有趣的事啊，怎么无聊呢，兄弟，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”莫不放调侃道。

“福？”满小山苦笑着摇了摇头。

“你今年多大啦？”

“三十二。”

“你在银行什么职位？”

“办公室副主任。”

“三十二岁干到副主任，应该不错啦，一年拿多少薪水？”

“三四万块钱。”

“不会吧，副主任算是高管了吧？薪水怎么这么少？我认识几个银行的人，年薪最少也都在二